

新疆是个好地方

——南疆之旅散记(上)

□刘世琪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这首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族风格的歌曲——《新疆好》，从我青少年时代起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田，激发我一睹新疆芳容的强烈愿望。终于在我古稀之年，因友人的邀约，国庆前夕，踏上新疆南疆之旅，共用十七天时间，圆了我久远的梦想！

新疆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是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自治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八国接壤，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我们坐上大巴车，从乌鲁木齐向南疆进发之时，导游小杨说：“一脚踏土上，开弓射三箭，箭箭射田边，请打一个字。”大家

面面相觑，无人能答。小杨笑道：“就是新疆的疆字。”疆字的半边，形象地展示出新疆的地形，即三山夹两盆。北部阿尔泰山，南部为昆仑山系；天山横亘于新疆中部，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北部是准噶尔盆地。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把哈密、吐鲁番盆地称为东疆。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约5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盆地。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盆地中部。全长2100公里的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长流淌其间，给黄沙漫天死气沉沉的沙漠，带来生机。

我们乘坐的“大巴”向南穿越天山山脉，沿天山西麓、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而行，在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向北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返回乌鲁木齐。旅游还有最后一天时，我听到有人说，新疆没什么好看的，还累得很，连大巴车驾驶员韩师傅都点赞。我笑着说：“我们那里有耸入

蓝天的雪山吗？有辽阔无际的牧场吗？有黄色海洋似的沙漠吗？我们到新疆，就是要看我们那里没有的景物、没见过的景物。我们那里没有的景物、没见过的景物，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最美的风景！它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甚至能启迪心智。”

南疆之旅，我感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大”“特”二字。

大家都知道，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省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比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这13个省市加起来面积都要大一点。然而，去过新疆的人总爱说，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乘坐上海到乌鲁木齐的T字头火车，从哈密到乌鲁木齐就要4个多小时，全长600多公里。坐大巴车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少则半天，多则一天。大巴车通常在高速公路或省道上行驶，很少在县级公路或乡村公路上走。我估计，大巴

车的平均时速要在80公里，也就是说，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少则几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加上大巴车不是火车卧铺，手脚受限严重，常有腰酸背痛、手脚发麻之感。这就给人新疆太大的切身感受，不是那几个数字说新疆大所能比拟的。

有个成语叫地大物博。新疆很大，资源非常丰富，是祖国不可多得的宝地。我们在大巴车上时常看到，道路的两旁有成片成片待收的棉花和瓜果，山头上林立着缓缓旋转的发电风车，沙漠里开采石油的设备不停地工作着……权威资料表明，在群山峻岭、绿洲戈壁之间，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油盆”“煤海”，其中著名的有：新疆是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产棉区；石油资源占全国陆地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占全国陆地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占全国的40%；黄金、宝石、玉石等资源种类繁多，尤其是和田玉，古今驰名，令人神往；葡萄干、枸杞子等农产品以质优闻名中外……

今年是我们入伍50周年，滁州籍7位战友去东北看望当年的老兵、老班长。所到之处，无不被这些老战友热情的接待所感动。随手写下了心里话。

献给老兵的歌

□李明刚

美丽的丹东，我们向您娇好的面容，因为这里有我们亲密的战友弟兄。分别46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又见到了亲爱的老兵、老班长。我要拾起丹东的一片秋叶，写上我对你们的祝福，借一朵丹东秋云，送上我的问候。在这金秋岁月，我祝愿沈阳、凤城、丹东的老兵战友安康长寿，祝愿九连战友个个都是不老青松！

岁月如梭，时光无法挽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见到了当年的老兵、老班长啊，忍不住的热泪往下流。怎能忘记龙头山下杀声吼，更不会忘记同炕、同锅、啃窝头；乙子圆里打山洞，大兴安岭建房反苏修；牡丹江畔受洗礼，血汗洒边疆，青春献国防。当年的老兵、老班长啊，你都是十七八，如今我们都是满头白发。战友啊，40多年分别太久太久，今天我要展开丹东大地的宣纸，用鸭绿江水当墨，写上一份深情的邀请函：亲爱的老班长，尊敬的老战友，来吧，请你们抽点时间，南下看看江淮大地上的小战友，看看扬州美景，品品上海老酒，听听吴语小调，再览长江众山小。

我醉了，我高兴，今天终于见到了沈阳、凤城、丹东的老兵、老班长。这就是我们滁州战友的心里话，这就是我献给沈阳、凤城、丹东老兵、老班长的歌！

烟雨江南

(外一首)

□何军雄

风景雅致。顺着一湾溪水
在竹林幽静里徒步，云彩飘逸
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绝美
木栈道旁，雨打芭蕉声传来
手持花折伞的少女缓步走过

石阶上，苔藓占据其间
被草木遮住了羞怯的半个脸
池塘荷塘，蛙声此起彼伏
小桥流水的韵律里找寻过往
一曲笛声，划过了夜的寂静

烟雨蒙蒙，潮湿的时光隐喻
借着风的柔情诉说衷肠
从雨巷延伸的美，抵达心灵
这江南的版图上盛产乡愁
让每一个游子，一次次驻足

时光印记

人生海海。走过风霜雪雨
这静态的画面，暗藏玄机
将一个人的灵魂摆渡
时光中攀爬的，乡愁故土
从遥远的地域里升腾

时光不老，总是扑朔迷离
猜不透内心深处的故事
途经家园，老屋依旧伫立
成游子心中的一座丰碑
生命中庇佑，跌倒时爬起

重返童年，记忆回归从前
容颜一天天变老，不变的
唯有远去的时光印记
镌刻沧桑情感，夜色中
时常手持灯火照亮着前程

韦应物的秋思

□蒋华

韦应物任滁州刺史后，多次在秋天思念友人。如他“怀君属秋夜”，就在秋夜怀念一位邱姓友人。现在他枯坐寒斋，屋外绵绵秋雨突然浇湿了思念，让他想起这位全椒道士的好友，也在思念中温暖无助的自己。《寄全椒山中道士》诗道：“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从诗意看，诗人想到此时的风雨正吹打着好友打柴的身影，该携壶挂壶，穿越风雨，到全椒深山去寻找他从山涧回家的脚印，然后用酒的火焰点燃红泥小火炉，通宵煮的不是白石，而是共醉秋夜的友情。可惜漫山树叶，提前给大山覆盖一件过冬的棉被，将你的足迹捂得了无痕迹。我到哪里去寻找茫茫的你？除非把满山黄叶清扫一遍，才能裸露你“半肩风雨半肩柴”的脚印。

首句“今朝郡斋冷”的一个“冷”字，不仅是身冷，风雨催寒，也是心冷——期待友情的取暖。在思念的风雨中，时年47岁的诗人也步入生命的深秋。好在你在修道、我在写诗，都在做未眠的幽人，清修人生的化境。如此落叶满空山有啥要紧，难料的茫茫世事中，你永远走在我的心里。“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我想，全椒道士若能感应到诗人心中的火焰，足以慰藉他尘世的风雨历程。

从韦应物的生平看，他既重友情，更重视民情。时任滁州刺史的他，可不是北宋就任太守的欧阳修，在滁州山水中与宾客畅饮，与民同乐。而是发愁空虚的国库，“仓禀无宿储”，百姓又在如山的

徭役和赋税下流离失所，“徭役犹未已”。疾病缠身的他虽然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也无法让乡亲们摆脱徭役和贫困的折磨，“邑有流亡愧俸钱”，他愧对每月的工资，因为自己的工资都出自百姓。

流离的百姓也触动了诗人的心扉。他曾是唐玄宗御前身骑骏马的护卫，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中，也汇入“腹作千雷鸣”的难民潮，饥肠辘辘。这让他对百姓的饥苦感同身受，“邻家寡妇抱儿泣”，爱莫能助的诗人心如刀绞……在“落叶满空山”中，似乎就能听见“穷秋卧滁城”的诗人，为再也回不到“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而叹息。所幸的是，“披衣露更寒”的诗人没有像全椒道士那样避居深山、逃避红尘，而是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的担当和意志，竭尽所能地践行为民谋福的责任和使命。难怪宋代的范仲淹和朱熹读到韦应物的“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时，赞为“仁者之言”和“贤矣”，都认为他是一位说良心话、办良心事的贤臣。历史也如实证明，公元791年，寄宿苏州寺庙的诗人，连回长安的路费都没有，不久客死姑苏。但享年55岁的诗人绝对不知，他怀想好友修道的全椒，千年后诞生了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文豪——写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秋天之后就是冬天，当冬去春来，滁州西涧又长出幽草，黄鹂又要在山涧的树上唱歌。千年了，春潮焦急地穿过一遍又一遍的雨中，没有人告诉我，诗人就像一艘孤舟，永远横在春潮中。

韦应物
牛肥羊肥
刘世琪

记忆中的桑树滩

□黄明广

我出生于1963年，从七岁上腰铺小学，1985年到腰铺乡政府工作至今，一直没有离开腰铺镇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对腰铺镇近40年的沧桑变化可谓了如指掌。

在我少年时，腰铺集镇是沿着一条老滁全路而建，到了如今的育才路十字路口管站才算进入腰铺街，它是个长不到300米的丁字街。沿街而建的乡政府、供销社、铁木社、食品站、粮站、文化站、邮政所和中学，这些单位所有职工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多人。加上紧挨着集镇居住的腰铺大队南队和北队社员300多人，集镇人口也就在500人左右。如今，腰铺集镇四十年前的地形地貌，我记忆犹新，最让我难忘的是少年时每天上学所经过的桑树滩。

我家住在腰铺社区大墩村民组，“大墩”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村庄南边500米处老滁全路旁有座古烽火台。大墩生产队离腰铺集镇只有一公里，大墩村民到腰铺集镇赶集，为了抄近路，只要不拉板车运东西，靠两条腿走路，一般不绕道滁全路上街，而是穿过鬼塘子和桑树滩乡间小道直达腰铺街，因为是走三角形的斜边而缩短

三分之一的路程。我到腰铺上学时，天天走的也是这条路。

我对桑树滩不仅记忆犹新，而且还可以说是甜蜜的记忆。1974年，我到腰铺上初中，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下雨天有时在学校食堂吃饭，一碗饭加二分钱青菜汤，有的学生从家中自带咸菜就饭吃。那时腰铺中学的学生们都盼望着每年的五月，因为那时可以到桑树滩的桑树林中摘桑果子吃。

为了发展副业生产，生产队在腰铺中学东边300米处的大旱滩子上，栽了许多桑树。几年后，桑树成林，树上长满茂盛的叶子，生产队在紧挨学校的南边公房里建起了蚕桑房。我们放学后偶尔进去看一下，只见那蚕长得白白胖胖，社员们称它为蚕宝宝。蚕宝宝一伸一缩，在叶子上蠕动着身子，不停地啃着桑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社员们不停地向蚕床上撒着桑树叶，脸上出现喜悦的神情。后来我知道，蚕宝宝结出的蚕茧能给生产队增加收入，他们也能从中分得一些红利而改善生活。

桑叶长得肥而大的时候，是社员们脸上笑得最多的时候，也是学生们开始兴奋的时

候，他们知道桑树开始结果子了，不久就能吃到不花钱的美味了。我天天从桑树林经过，看到发青的桑果树，盼它一夜之间能变红，果子发红时就可以吃了，但它还是有点酸不太甜，等它发黑时是最好吃的，吃到嘴里鲜甜，入口一搅就化了。每当果子长到青一半红一半时，就有学生来摘果子吃，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每天都要摘几个。在那个一年吃不到一次苹果的年代，我们有此享受，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来摘果子的学生多了，树下的果子被摘完了，有时为摘到树上的鲜果就要爬树，常有折断桑树枝的情况。生产队长派几个社员到桑树林看着，不让学生到桑树林摘果子吃，但桑树林那么大，一两个社员根本看不过来。队长把此事反映到学校，校长要求班主任在班上强调，发现哪个学生去桑树林偷果子吃，一要写检查二要罚站，有时还安排初三学生在水塘埂上轮流值班，不准学生往桑树林跑。但放学了，没有人值班了，就会有几十个学生从四面八方往桑树林跑。看桑树的社员也知道，孩子们生活很艰苦，果子熟透了掉地上也浪费，于是他们和学生

约法三章。社员开恩，懂事的学生当然很配合，看到树上又大又红的甜果子摘不到也不爬树了。我们在树林中边摘边尝，临走时装两口袋回家给弟妹吃。回家的路上，小伙伴们走着、跳着、笑着，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桑树林分给了各家各户，农民们不养蚕了，桑树也就无人看管了。由于这地方是旱滩子，政府提倡农民种植耐旱作物棉花，这里成为了一方棉田。

现在从腰铺中学往东看，几十年前一片旷野大地上的桑树滩，已经完全找不到影子了，取代它是汇聚人气的北苑小区，夜晚灯火通明的北大街及每日穿梭不息的高铁火车。集镇建设和人民生活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我的心目中，桑树滩在少年的记忆里永远抹不掉，这也许就是乡愁，是时代发展的历史见证。



草坪上的落叶

(外一首)

□彭涛

草坪是绿的，黄色的落叶
安详，金秋十月
大地的衣裳，有了斑斓的味道

树叶，先于小草抵达秋天
用暖色调，诠释尾声
仿佛中年的我，眼里仍有火焰

于是，我拾起一片落叶
让它，在秋风里再次起飞
让它，与天空纠缠

粉黛乱子草

秋天的粉红，糯糯的甜
仿佛新生的女儿红
我把她们吸进眼睛里
品尝，别样的秋味

这些年，我常常在秋天里
寻找，让心里燃起火焰的东西
比如，翩然而落的红叶
比如，湛然起舞的秋波

乡村的秋天，收获是主色调
沉甸甸的满足，安稳的日子
可是风不这样想，她摇乱了
一片粉红，融化秋天的成熟